

野

獲

編

野菴編卷十九目錄

工部

裴侍郎履歷

工匠卿貳

趙尙書薦賢

朱震川司空

劉晉川司空

邵上葵工部

京師營造

兩京街道

工部管庫

工部差

臺省

湯劉二御史再譴

嘉靖諸御史

御史大夫被論

南北臺員

南御史改北

劉畏所侍御

山西喬御史

房心宇侍御

私書

御史與邊功

按臣笞將領

行醜

言官劾父

臺省之玷

科道被三木

六科章奏

吏垣都諫被彈

王聚洲給事

喬給事

羅給事

蝦蟆給事

科道對偶

言官迴避父兄

野獲編卷十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工部

裴侍郎履歷

裴璉者湖廣監利縣人洪武間以太學生授劍州知州
陞浙江按察僉事再改江西坐累謫興州召入爲北京
道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謫武清後薦起爲廣
東道御史仁宗在東宮素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評
事又陞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至洪熙初以舊官
臣陞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降涪州知州而子

里系錄 卷一
綸先以永樂十九年登一甲第三名為翰林編修當
封父母璉乃棄其官受編修文林郎之封其人蓋三為
方州正侯兩為御史三為外臺憲臣再為流人一為官
僚再為法司屬官再為兩京貳卿而終以封公歸老其
宦途所歷升沉變幻何異渠家先世之裴佻先也璉至
宣德十年卒于家蓋仕宦幾五十年稱封公者又十年

工匠卿貳

嘉靖間徐杲以木匠至工部尙書當時在事諸公亦有
知其非者以世宗眷之不敢諫然先固已有之宣德初
有石匠陸祥者直隸無錫人以鄭王之國選工副以出

後陞營繕所丞擢工部主事以至工部左侍郎祥有母
老病至命光祿寺日給酒饌且賜鈔爲養尤爲異數正
統間有木匠蒯祥者直隸吳縣人亦起營繕所丞歷工
部左侍郎食正二品俸年八十四卒于位賜祭葬有加
二人皆吳人爲尤異至若吏員徐晞之爲兵部尙書奈
亨之爲禮部侍郎且充廷試讀卷官廚役蔚能之爲光
祿卿俱在英憲二廟年間又不足言矣

趙尙書薦賢

趙甬江少保授任閱視征倭首薦唐司直荆川順之秦
中允白崖鳴夏俱爲兵部主事唐負重名有公輔望未

幾得僉都御史而歿於師中秦至中途彭城以亞夫之
疾客死不及用也秦望非唐比且以主試中翟諸城二
子罷歸此起亦屬幸事然兩公以木天近臣久抑林下
驟得賜環不無喜色少保倖臣強顏薦賢亦何異石亨
之薦吳康齋兩公出山雖顯晦稍異而所就止此不如
康齋不拜之得也

朱震川司空

朱震川大司空爲左少宰有才望且交歡首揆徐華亭
以此驕于公卿間時吾鄉陸五臺太宰爲選郎意薄之
會南司冠缺卽推用之朱不預聞也以此恨入骨卽嗾

其最厚門人御史孫立亭論之陸遂削籍去孫後再躋
再起爲少宰家居陸出秉銓卽起孫爲總憲與同事孫
咸其恩盡捐前卻訂莫逆交人謂陸慣操權術以籠罩
名流豈其然乎孫後正位銓席與張新建有違言去位
張亦被蜚語繼歸仇隙至今不解人益追服陸之善處
怨家云朱後移北冬卿又見知于江陵幾正首曹之位
偶以小迕失歡罷歸朱駭歷多勞績前後皆受知于政
府終不得大柄蓋有數耶

朱名銜陸名光祖孫名丕揚

劉晉川司空

沁水劉大司空晉川

東星

清修名臣也獨好爲矯厲之

行甲午年從協院副都御史轉少宰時其同年沈繼山
思孝司馬以大理卿召入故其極厚同志也初見卽招
入書室蔬飲正洽忽微諷沈曰兄此來甚慰舉朝屬望
但蘭谿公善人且耄可待幸姑留之數月何如沈不知
所謂面發赤曰我去國許年僅尾九卿之末首揆去留
我安從知之且主之耶卽翫然別是時太倉甫去位蘭
谿當國其次卽新建兩人已不相洽沈與新建素厚故
疑沈欲逐趙而劉又趙所厚也沈出遍詢始知其語有
由來心已蓄不平又一日過劉則李克菴補司寇在座
李先爲僉院與劉同事共俵脫粟因勸沈同進沈曰吾

已飽矣劉哂曰沈兄素豪侈不能啖此粗糲但我無從
覓精鑿奈何奈何李固沈任光祿時舊寮亦相善者乃
正色謂李曰公且罷箸聽我言我輩忝大九卿月俸例
得上白糧儘可供賓主饗殮今匿其精者而以操軍所
請漕粟飼我此人全作公孫宏行徑不足信也李秦人
最樸誠聞言大悟曰劉公信非端士卽相率出門後來
沈與劉趙隙遂不解以致富平太宰新建相公成質首
之仇雖非一事此段亦其張本云○吾鄉吳生白

中偉

比部故劉司空督學浙江時所賞拔士也戊戌舉進士
授南行人歸過淮陰時劉以故少宰起田間總督河漕

吳謁之留款坐話舊良久因留之飯又良久忽若自失者顧左右云可問內庖今日是買肉日期乎抑買豆腐日也左右入問又對曰當買豆腐乃揖之出曰果如此今日不敢奉留矣奈何以上二事俱二公親爲余言

邵上葵工部

工部郎邵上葵

輔忠

浙之寧波人戊申年朱山陰當國

不爲時情所附邵上書痛詆之時浙人被彈射無免者邵獨見推于名流卽得越次主山東試旋推銓部雖不得旨然駁駁嚮用矣次年復端疏攻淮撫李修吾于是臺省郎署繼起白簡不絕救李者亦接踵佐闕無虛日

去年名流輩遂大恨之盡目之爲戎首邵尋以請告歸齒及其姓氏者輒戟手穢詈邵之兩年昌言其是非未可定然一人之身朝夷暮跖亦可以觀世變矣○邵今居憂聞至墓次相地白晝爲人所刺幸漏刃而逸未知信否

京師營造

天家營建比民間加數百倍曾聞乾清宮廳榻一扇稍損欲修估價至五千金而內璫猶未滿志也蓋內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與夫匠頭之破冒及至實充經費所餘亦無多矣余幼時曾游城外一花園壯麗敞豁侔于

勤戚管園蒼頭及司灑掃者至數十人問之乃車頭洪仁別業也本推輓長夫不十年卽至此又一日於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圍轎前驅呵叱甚厲窺其幃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傍觀者指曰此洪仁長子新入貲爲監生以拜司工內璫爲父故粧飾如此

兩京街道

街道惟金陵最寬潔其最穢者無如汴梁雨後則中皆糞壤泥濺腰腹久晴則風起塵揚覲面不識若京師雖大不如南比之開封似稍勝之但冬月冰凝尙堪步履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溝渠滓垢不免挑潑然每年應故

事而已壬子之初夏有一工曹郎管街道廳毅然任其事特疏請旨既得之大書聖諭揭之牌上導以前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毀怨聲滿耳有一給事馬過拆房者擲磚誤中其顛不勝忿遂相奏訐工部上疏詎至云公道世間惟瓦礫黃門頭上不曾饒此給事故能作異同者遂有人贊歎工郎以爲風力工郎益喜自奮屢行建白暢論時事頓被正人之目矣其時南中有一大老本金陵人爲南少宗伯久不北召方引領大拜偶署工部值北有清街之舉慕豔其事亦出榜清理街道凡係開國以後興造大小房屋俱命撤之卽其密戚先

達毫不假借遠近公私駭怖失措施行未竟而以艱謝事矣街道一役本兩公職掌一以無心舉事橫博時譽遂弄假成真一以有意取名爲識者所窺不免舉故事失之時局移人卽公務亦在楸枰中生活

工部管庫

近年工部郎多掛吏議然有極可哀者如節慎庫一差本冬曹職掌巡視者不過司監督稽察其弊耳丁未戊申有一給事滇人也以庶常起家爲時情所推來司巡視則直專其出納一切領狀早衙金錢入暮卽批允管庫主事卽開庫發銀惴惴不敢吐氣或發鏹稍遲卽呼

詈如奴隸但含淚謝過而已兩年間所橐黃白及珠璣瑰異不下數十萬京師大沸相視莫敢發有一臺臣爲京師人推魯不識物情露章彈之給事出不意盡寄其貲裝於所知不待旨下宵遁出城其時蓋有仇家恐喝之詭云臺臣欲圍其宅搜其橐也行後而救者蜂起卽南都亦響應司庫主事反以失職被彈去至辛亥大計主事與給事俱坐鑄級物論亦有不平之者終稱給事負枉爭爲昭雪薦剡滿公車而主事者林居食貧每爲人言往事淚輒承睫滇給事之在事也權力震一時都中人爭媚事之有一錦衣以二女獻一其女一則姑也

聖朝編 卷十九
給事嬖之以冠諸妾錦衣因爲通路富亦至巨萬友人
馬仲良爲作桃葉歌今行於世給事係籍鳳陽其後因
游江淮間遣人至都索所寓寶貨大半爲舊交乾沒斂
氣而歸至甲寅乙卯間一御史閩人徐姓視鹺政於兩
淮以墨被科臣白簡受重譴亦寄所得於江南相知家
比再來徵故物則償者十不能二三也兩君俱高才負
時望獨以簞簞稍被議云

工部差

工曹修造諸差多與內監同事迕之未免得禍若與叶
和必同染臙穢爲清流所薄後日吏議每從此搜抉以

故有志者類托故辭之間有辭而不得者如盧溝之重建則皖人胡伯玉瓚領之橋成轉大參而出大計竟以貪處福府之鼎建則都人房潭柘楠領之亦以勞得大參至大計亦鐫秩蓋皆中官所波累也近偶有一二西臺談及云曾以視工至一冬曹郎私宅適其同管工內官移庖在焉邂逅歡甚固留同集但席間每呼曹郎爲表兄曹郎有親色西臺怪詢其故則云吾與工部公偕勤王事爲表裡衙門故有此呼以示親暱西臺駭笑而別更奇矣

臺省

湯劉二御史再譴

宏治元年御史湯鼐論輔臣劉吉及禮書周洪謨等劉恨之御史魏璋因承劉旨劾鼐云壽州知州劉概獻夢以妖言誚之鼐論風憲官受財議革職贖徒上特旨發肅州衛充軍正德初年以登極赦歸寓壽州爲州民王濡所訐坐以逃伍加杖八十仍戍肅州今上四年御史劉臺劾張居正諸擅權事斥爲民後爲遼東撫按于應昌等發其怨方時贓私謫潯州衛充軍尋死戍所二御史俱以直諫受譴於先又被誣於後人皆寃之然劉概餽鼐白金且與之書其中云別後夢中時相會一夕夢一老人騎牛背行泥濘中公左手把一五色石右手提牛角引就正路因思人在

牛背成一朱字此乃國姓天生豪傑引君當道也此等曠
語豈非妖言孝宗怒而加等罪之不爲過時馬端肅掌西
臺亦擬概妖言坐斬賴王三原救之得不死○劉臺按遼
誤報大捷江陵票旨詰責因懼而抗疏二臣情事畧同其
前後竒禍各有指授又若符節云湯鼐初上疏劾諸大臣
謂禮部尙書周洪謨治家無法黨附權臣右侍郎倪岳急
於上進暱近權要縲服徒步送太監黃暘母柩左侍郎丘
濬身服馬尾襯裙爲市井浮華之飾南京兵部尙書馬文
升身任兵曹連姻武弁縱子奢淫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
同一奸貪今二人斥去而吉與丘濬恬然進官按湯此疏

彈各部大僚凡六人若劉博野固不足言如周文安倪文
端馬端肅丘文莊俱一代偉人何至輕易暴殄張悅之生
平不可知是時言官方薦爲冢宰意亦其時人望也時馬
端肅已改北左都掌院乃上疏謂飛劾臣今爲屬官必疑
臣報復乞放臣致仕或改閒散避之而上不許元年五月
吏部尙書王恕以酷暑請暫停經筵聽又劾其不能將順
乞以六月初一爲始仍舊經筵則王端毅亦其所不慊也
意其人以搏擊樹威亦嘉靖初給事史道御史曹嘉隆慶
間給事韓楫曹大埜之流歟

嘉靖諸御史

嘉靖十八年上行幸承天御史胡守忠以扈駕勞陞右
僉都御史兼詹事府丞二十九年御史王忬按順天以
守通州功陞右僉都御史經畧畿輔三十二年巡按浙
江御史胡宗憲以禦倭陞右僉都御史撫浙江蓋非常
之遇也胡守忠次年卽以罪誅王忬遷至右都御史坐
邊事下獄死于市胡宗憲加至少保兵部尙書坐劾逮
至京死獄中此皆世宗朝可謂恩威並出以至四十二
年御史姜儆者江西南昌人王大任者陝西保安人俱
以訪仙訪法秘使還並陞翰林侍講學士尤爲西臺未
有異恩甫三年而削奪及之則穆廟登極後事也諸君

受主恩殊特俱不克終皆西臺非常之事

御史大夫被論

左都御史漢以爲亞相唐爲副相元尤雄劇秩從一品
本朝洪武初亦一品後與尙書同正二品而六曹之事
無所不預聞且提挈十三道爲風紀之長未有反遭彈
射者今上御極三十餘年掌都察院者凡十餘人其間
兩公被劾事出創見前則臨川陳爝爲糾御史趙應元
被戶部郎王用汲所詆後則仙居吳時來爲戊子場事
被戶部郎姜士昌等所詆俱目爲相門私人語不可聞
陳僅王一疏論後猶在位數年始去吳自姜疏出攻擊

疊至身無完膚旋卒於位尋至奪諡此兩公俱以直臣
起家致大位晚途遭詬不值一錢憲體至是掃地矣若
辛商臣自修則爲丁亥大計與何司空起鳴互訐兩罷
近日溫三原純則爲乙巳大計與首揆沈四明相左去
位非如前兩公坐而受罾噤不能出一聲也頃己丑年
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南掌院右都耿定向辛卯年北
掌院左都李世達亦爲御史胡克儉所彈則又皆堂屬
也

南北臺員

十三道例設御史一百十員南道三十員北則滿額南

或缺數然亦必十人之外近日考選久不行事故者又相繼北不及其半奉命巡方之外一人管道篆數類又有公出至大朝會侍班借諸幕僚經歷都事照磨之類以充數豸班寥寥殊失全盛之體若南中止三四員又有上下巡江屯倉諸差其巡視五城遂借刑部諸曹郎代攝此豈直越俎已哉窮則變通亦宜亟爲計矣

南御史改北

吾邑故御史黃貞所

正色

者宮詹葵陽

洪憲

兄也以中

書選南道御史而先籍蘇州差巡下江以桑梓不便行事改北道差巡按廣東事出初見謂其別有徑竇且疑

并宮詹爲之委曲物論大不相諒尋積資出爲福建憲
副同郡陸莊簡爲太宰以壬辰外計論調次年癸巳內
計竟坐斥其斥也人皆不以爲冤而亦未盡然同時有
江亨泉有源爲吳之太倉人亦拜南御史以鄉曲情于
申王兩政府已許之而難于獨舉適有黃先籍一事南
臺長爲耿楚侗定向遂並題請改北識者駭之江故長
者且寒士不爲人所屬目改後卽以疾歸尋歿于家後
更無人指及而黃獨受譏矣細思操江都御史管轄上
下兩江延袤數省安得人人異地始任事耶卽北直人
爲畿輔巡方及他屯鹽諸差亦未聞有迴避者況前此

南直人授南臺者多矣從無調北之事而自黃江以後人亦自愛無敢引以求改者矣

劉畏所侍御

江右劉侍御喜江陵辛未所錄士受知甚深以比部郎改西臺出按遼左時方奏捷故事按臣主查覈不主報功劉不諳臺規以捷上聞江陵票旨詰責太峻劉遂疑懼露章數千言劾江陵諸不法頗中肯綮江陵雖盛怒然內愧且服止從削籍但每對客詞色間多露憤恚不堪意諛者因思中之誣其在遼時婪肆撫按從而勘實之又令劉鄉人告劉居鄉諸不法狀亦對簿追贓劉坐

戊廣西之潯州病死或云爲其戍長所醜莫能明也江陵敗後得昭雪原勘按撫王宗載于應昌等俱抵罪其後二十年議補諸名臣諡時江夏郭少宗伯

正域署部

事獨靳劉不與謂其抗疏乃遭詰畏禍先發制人非本

心云自劉疏後門生劾大座主者如李僉事

昭之於申

吳門安禮部

希范

孫比部

繼有

丁中舍

元薦

之於王太

倉薛進士敷教之於許新安相繼而起不可屈指矣江

陵籍沒時刑部侍郎邱月林

樞

銜命同大璫張誠行邱

故張恕家也東阿于宗伯

慎行

與邱同里時爲宮僚特

貽書爲寬解且請勿苦其太夫人趙氏人以于爲厚云

山西喬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居家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呼唱開門并搜索內室喧叫而出報曰無弊然後家僮輩以次伏謁或訴爭鬪事爲剖決咎斷訖而後如儀掩門退入內室每日皆然嘗聞宦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房心宇侍御

房心宇

襄

侍御督學南畿時海忠介方自南少宰晉掌

南臺自以夙望峻威稜留都庶僚不能堪而無敢議之者房頗以材譖著稱獨奮起攻之至謂海瑞矯情飾詐種種奸僞賣器皿以易袍用敝靴以易帶此真公孫宏布被中夢想所不能到者時吾邑沈繼山思孝司馬爲

南岡卿又專疏爲海代辨而劾房以私怨辱直臣房復上章攻沈云臣砥礪二十年天下所知且思孝與臣同里同年而論議柄鑿不侔如此則臣之品行於此已見時房方盛氣其鋒距亦勁臺省爲之結舌惟丙戌候選三進士共疏攻房語頗峻然不能勝且得罪以去房尋外轉吳中張陳二給事以諸顧二人同里新進用邱論

逐而身居言路不及先言乃各疏詆房以伸海時三進士已得錄用爲府教授矣房念衆咻不止其勢且孤乃盡出二給事先後請託諸手東呈上覽上爲重貶張陳而房亦降級語具所論私書中海之再出也年力已憊漸不及撫南畿時諸辨疏亦稍餒荏次年遂卒於位房之試士用法太嚴江南士子恨之入骨至擬杜牧阿房宮賦作倭房公賦以譏切之俱用杜韻脚其組織之巧叶字之穩幾令人絕倒房試南士以試牘貽人名曰公鑑錄合刻一等六等之文有一人以歲考領案補廩次年科考卽以劣等斥之其文並列二日寄至都下先人

見太倉王相公因問房心宇所寄考卷曾寓目否其一人忽賞忽擯亦覺太奇太倉公曰余閱之不奇此人兩試無可殿最心宇品隲前後俱誤若余作文宗兩度俱入三等耳其輕之如此

私書

告訐之書先朝多有之終非長者之事然少有發人私書者丙戌年南直提學房御史心宇宸與海忠介相詬病人頗不直房羣起攻之新科三進士顧涇凡允成彭旦陽遵古諸景陽壽賢俱以劾房斥歸士林高之旣而房外轉江西副使至戊子歲吳中張慎吾黜思爲吏科

都給事中與同里同年陳給事吳峰焜追論房諸不法

房乃發二給事往年提學時囑托生童諸事并其手書上之朝上嚴旨詰責二給事疏辯頗支飾上愈怒俱重貶房亦調去房遂不出張陳雖漸以量移終不振矣房發私書大非雅道有識者俱薄之自是人有戒心往還筆札故爲廋詞隱語以防漏洩或不署名或云望焚毀乃至有乞卽擲還之語其鑿混沌彌巧彌深矣○撫按在地方有事須商權者致書于司道此始於嘉靖季年至今上初年而郡守司理州縣之長俱被兩臺書札矣就中受鄉紳請托者反乞靈郡邑讞問之官詞旣不典

氣亦欠揚或於紙尾書右繳二字則下吏仍將原書繳還上下相膠固亦上下相猜防欲求風裁之振難矣

御史與邊功

邊功自將帥而外止當及督撫司道若歸功兵部兵科以及閣臣已爲僭濫猶曰發蹤調度之功也至於御史雖有監軍記功之責例主糾彈不主薦舉又主敘功後覆勘不主報捷時敘功此定規也自正德末差滿御史謝源等以王守仁起義兵征宸濠留之軍前而體襲矣自嘉靖初陝西巡按御史呂光詢分總兵周尙文之賞而職侵矣迨庚戌虜犯京師巡按御史王忬守通州奏

功驟拜中丞而撻伐之勳等於介冑矣甲寅乙卯倭踐江南巡按御史胡宗憲與倖臣趙文華合謀拒退亦拜中丞以至尙書三少而身冠風力化爲繞指矣隆萬之間南北少事臺規稍振號能舉其職今上初年江陵當國益務飭紀綱御史不得他有所侵會其門人劉臺按遼東以新入臺不知故事誤報捷音爲江陵票旨詰責臺懼甚撫張陰事訟言於朝劉得罪以死近年補諸臣諛郭宗伯尙不許臺易名則猶以報捷一事也近日寧夏之役梅御史國楨力薦李如松往討而身自領監軍二人本兄弟交至則協力成功其報捷一疏至比唐淮

蔡舊事蓋擬如松爲李愬而以裴度白居易也其時廟議方喜告成飲至不加深詰梅卽得問卿中丞人亦不以爲忝獨給事中王如堅特疏糾梅謂其與武弁交結夸詡無人臣禮疏雖不行識者壯之○當寧夏奏功時今中丞許少微宏綱在兵科以敘功奉旨俟京堂陞用許辭官且讓其功於巡按陝西御史劉芳譽上不許僅陞劉俸而已許雖名不伐然而非體矣劉未幾亦止擢郡守

按臣管將領

武臣自總戎而下卽爲副將及參將體貌素崇與司道

同列近來多黠卒及游棍濫居之日以輕藐余所知則今上癸未順天巡按御史李順衡植廉知薊鎮東協副總兵陳文治掩敗爲功狀特疏劾之旨下卽行御史逮問至日便捕文治痛決三十板下之獄窮治問斬此猶待詔下始行鞭朴也近辛亥熊之岡中丞在遼東時有瀋陽參將佟鶴年者卽虜族也亦報級不實熊先已具得其實卽挈佟並馬至戰場遇地墳起處發之則皆我戰士無首尸也其數不可勝計熊卽于馬上褫佟下就地網打一百收監隨亦奏聞正罪則又不待上命竟自以軍法行譴矣二弁死不足贖然按臣與制府事權終

自不同揆之政體恐稍未安其他不及知者當尙多也
○反是者則汪太函司馬在閩之於戚繼光相倚若飛
鉅謝太函方伯在遼之於李如梅至結義兄弟一則就
功名一則輸財色耳二公同別號又皆新安人也文武
叶和固是佳話若峻風節者或不出此

行醜

頃年丙午丁未間今廷尉余少源越衡在臺中按陝西
與抽稅太監梁永不相能一日進飲而銀椀色黑疑永
毒之奏于朝永不服極辯其枉余愈怒奏許不休至余
憂歸而後已同時按楚御史史企愚弼行部荊州與江

陵知縣過成山庭訓不甚相知亦進粥銀碗稍黑疑其
毒出於過方悲恚大驚嗔過聞急走入亦不置辨但收
其餘糜毀盡史怒始解史後與過同爲臺臣仍不失權
因觀故戶部侍郎諡襄惠鄒守愚一事亦相類鄒爲廣
州守時值其地御史亦有庖人烹雞事置之極典鄒明
其不然呼囚再烹則雞仍黑乃捨之蓋食物初熾入銀
器必變黝色而按臣以法官子身居異方或執法太過
每疑下人進醜以致有此舉動似當精爲辨之不然損
憲體多矣

言官劾父

臺諫在事遇大奸居位卽奮筆而彈不避親嫌亦公爾
忘私宜然若今上初劉御史臺之劾座師張江陵其詞
峻其事確卒罹殺身之禍而議者猶以劉爲薄若正德
間兵科給事高澆者奉命丈量滄州等處屯收地還奏
備參先任各官撥派不均之罪皆當追治而都御史高
銓預焉銓卽澆父也時劉瑾播虐以威脅天下故澆逢
其意遂及乃父焉時人皆切齒恨之澆爲直隸江都人
以庶常初授官未數月而瑾誅矣

臺省之玷

弇州紀臺省之玷首書永樂七年御史袁綱覃珩誣殺

主事李貞一事而永樂八年又有一事更可笑而不及書北京御史鄒師顏等劾啓御史李公敏娶見禁罪囚親屬爲妾或挾其妻就飲人家通宵不返廉恥道喪漸習成風致同僚御史劉先劉勉張容郭衡商忠俱娶離異不明之婦皇長孫命鞠治俱處以罪夫以文皇何等威嚴而臺臣宜淫至此亦可駭矣又是年省中亦有一事而弇州省垣之玷亦不書者吏科給事中陶瑋啟其鄉一匠不赴工役私賈於外皇太子曰六科不以兵民休戚爲言而瑣瑣及此豈汝有私憾乎命刑部訊之乃匠家居與瑋鄰素有夙怨故誣之遂下瑋獄又洪熙元

年戶部給事中沈寧以贖詔往直隸各府索賄爲巡按御史所劾謫爲驛夫宣德元年禮科給事中章雲馬俊以受錦衣百戶劉彝等囑賄放重囚發交陞充吏正統元年行在刑科給事中王傑以聞父喪未授官不舉進二十一日始發革職爲民正統四年刑科給事中李原縉先以聞宣宗晏駕不哀臨私娶妾下獄矣至是又受雲南中衛舍人童銘賂與堂弟童政爭襲代爲本章屢上不巳兵部奏銘必有主使下法司鞠之得實遂論縉徒成化五年南吏科給事中王讓爲出繼子登科錄書所後爲父母又書本生母爲生母祭酒劉廷俊先被讓

劾乃言讓以所生母爲出繼父之妾讓慚托疾去成化十二年養病戶科給事蕭龍亥受投獻田地強占人女爲妾事覺謫邊衛軍宏治十七年養病給事中趙欽迫民鬻墓爲地凡發塚九十有二又發宋葉學士墓碎其誌石又強娶子女論絞其玷青瑣亦甚矣至臺中敗類者更多洪熙元年御史馮泰居喪挾勢取僧寺石柱石碑充葬擅據按察分司受詞批發州縣提問事覺發爲民洪熙元年宣宗已卽位御史張珪前在處州監辦盜官銀七十兩當斬免死罰役遇赦上命斥爲民宣德三年五月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耽溺酒色久不朝參事

覺上命枷項以徇言官荷校蓋自此始宣德三年八月
巡按山東御史李素至厯城與縣民李尙女姦娶爲妾
御史趙純亦娶門子鄭能妹爲妾先後爲山東按察司
所糾素時已死逮純下獄論罪巡按湖廣御史趙倫需
索官民羅綺收買人口又與樂婦姦通命誦戍遼東御
史趙儼以非法杖死九人坐死繫獄中其同僚御史張
循理具酒召儼出獄飲儼出乘閒逃逸累循理逮下獄
死獄中又三年儼被獲斬於市宣德四年御史宋準查
盤至金華府娶妾索府官白金又私通民婦上命追賊
杖戍遼東又交趾道御史顧達巡按淮安爲通判何正

辱詈甘受之清軍鳳陽酗酒廢事上命改用行在御史

楊居正司鐸牟倫雷恭胡曄潘奉以貪淫不律爲都御

史顧佐所奏俱發遼東各衛充軍御史胡謙往處州府

辦糧課科歛白金杖殺民婦降典史御史沈潤受土豪

黃金白金文綺出其殺人死罪戍遼東邊衛御史張衡

巡按湖廣受罪人白金戍遼東行在御史林衡居喪不

謹降戶部照磨宣德六年御史任祖壽受典史周宗本

送馬一疋寬其斬罪上命依律流之宣德七年監福建

銀場御史王寶歛民財發人墓謫戍遼東宣德九年御

史顏文林坐索舖戶衣物又於公廨與囚婦姦通上命

杖之同家屬發遼東充軍宣德十年丁憂御史朱原端
強葬父於他人塋收迷失婦勒夫貨財奪民良田坐法
絞遇赦爲民宣德十年御史鄭禧差查廠庫欺侵物料
又受匠吏物御史廖文昌巡按廣西擾害軍民讞囚乖
律爲御史劉楨所發俱下獄訊治正統元年御史王璉
巡按回多索隸卒且攜杭州門子偕行爲浙江僉事商
賢蘇州知府況鍾所劾下法司訊治正統二年御史王
學敏受巡檢陳永證賄囑郎中崔鏞薦陞知縣事覺上
命杖一百枷示三月謫戍遼東邊衛御史廖文昌丁寧
受賄當斥會選人姑降授之旣以出使有勞補縣主

溥正統三年御史李純奏遼東御史趙玟趙礪衛軍年
倫俱先任御史以貪淫無恥罷職礪倫逃詣京師玟假
守制還鄉離役上命各杖一百發肅州哨守正統六年
御史計珩馬謹以受千戶洪政白金減其斬罪下獄正
統八年巡按陝西御史時紀至長垣縣托縣丞蕭楫娶
殷氏爲妾其妻妬甚妾父母告紀挾娶刑部坐以奪良
家子女當絞遇赦斥爲民上曰御史不才如此其謫邊
戍南京御史王復以貪淫逮送錦衣衛戍邊正統十二
年致仕御史陳濬以私忿杖同鄉訓導削職又除名御
史頡文林以代奸民仇庸誣奏王妃父命杖一百發邊

充軍文林卽宣德九年得罪人充軍赦回者正統十三年南御史葛崇以自京還舟中強奪人女爲妾充鐵嶺衛軍景泰元年巡關御史王璧數至軍妻家與言爲都御史王竑所劾發充鐵嶺衛軍景泰三年巡河御史王珉數于濟寧等處姦淫又微服至所淫者之家拜其父母又索運糧軍官餽贖尤多爲右僉都御史王竑所奏事下勘實法司論贖徒爲民帝特謫充開平衛軍天順二年在籍御史葉普亮福建同安縣人強奪人田宅又娶族女爲妾爲邑人所訐上命按之得實命籍其家天順元年南京御史顏正巡按直隸御史張祚以受滁州

軍官賄囑拿問天順二年丁憂御史吉安人胡鍊受姻
戚賄囑逮鍊姪訊鞫得受賂狀上命戍開平衛天順七
年巡按南直御史李鱗以酗酒擅出賊官爲民成化四
年巡按山西御史李傑以市狐裘不歸其直除名守制
御史唐震以欺取官物誣陷人罪逮至京坐賊爲民成
化五年御史傅鼎母李氏愬鼎妾陵辱法司坐妾不孝
并鼎調外任成化十八年丁憂御史方輅占其叔田奪
寡嫂棺具縱子制中作樂事發降肅州衛經歷宏治八
年巡按貴州御史趙玘受將士賂千金及銀花綵緞寄
清平衛鎮撫周源家爲源盜取殆盡玘下源於獄爲仇

家監生倪寬所發時玠已陞南大理寺丞詐稱丁憂逃歸自正嘉以後百年間見聞尙新者又不勝紀矣

科道被三木

正統二年七月行在福建道御史王學敏納巡檢陳永證賂托行在工部郎中崔鏞薦陞知縣事發上命杖一百枷示各衙門三月謫戍遼東邊衛其年九月兵科給事中金昭伯戶科給事中吳繪俱受廷試明經儒士賂輒入午門代爲文字詔用大枷枷於長安門一月發遼東充軍事在一年兩月之內臺瑣清班俱膺三木雖其罪皆自取然辱言路甚矣至正統六年遂以枷項及大

臣戶部尚書劉中敷等未幾復官視事十二月又下獄
又未幾王振用事遂及儒臣國子祭酒李時勉戚臣駙
馬都尉焦敬而極矣天順復辟後坐法荷校者遂不可
勝紀蓋錦衣門達動以調事酷暴得上眷也直至憲宗
嗣位而縉紳之禍稍解云○王學敏事先見第一卷

六科章奏

嘉靖乙丑春千步廊燬於火先朝所貯疏稿底本俱成
煨燼時上意恨惜以問輔臣徐階他日修史何所憑爲
張本階跪對曰此皆積年堆棄殘帙各衙門緊要章奏
及四夷番文共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況有

成案可查此等無用故紙正合付一炬上始悅意解按此時去宏正間未遠若加蒐括尚可緒存一二乃逢迎意旨曲說解嘲真所謂以順爲正也今六科所貯本禁往往被人借出不還他日恐遂如文淵閣書矣

吏垣都諫被彈

吏科都給事中爲諫官領袖責旣宏鉅職復雄峻其陞擢後不稱或遭白簡固有之而在事時未聞反被抨擊者世宗朝夏貴溪言以侍讀學士兼是官曾與輔臣張永嘉相訐然皆爲爭寵互詬而張卒不勝其以居官爲時情所薄受彈治無完膚者無如今上之二陳戊子已

丑間浙人陳與郊以輔臣王太倉門生在職稍久因考
選引用推官李春開與同僚及清議諸臣相左遂爲少
卿王汝訓主事吳正志進士薛敷教所聚攻雖獲轉太
常請告歸竟以言章冠帶閑住至丁未戊申間浙人陳
治則以輔臣朱山陰同里在職亦久以屢攻署部左侍
郎楊時喬物情已不歸之會枚卜事起詞臣黃楊李三
晉江爭爲相治則佐李黃以攻楊時楊爲言路所共推
益恨之比新考選命下治則遂爲御史吳亮等露章十
餘疏不休乃棄官去詔褫三級辛亥大計竟以不謹罷
兩君在吏垣人品自有定論但言官之長顯受鋒鏑卒

無奈衆咻狼狽而去雖時趨使然而國體與垣規拉攏
壞盡不可收拾矣兩人同姓同鄉相望三十年間尤爲
創見前與郊十年又有都給事陳三謨以首保江陵奪
情見非於世後被彈礮斥亦陳姓亦吏科亦浙人然係
陞太常少卿以後事非在任時也先與郊者爲吳人張
鼎思以論房寰反被訐遠貶代與郊者爲楊文舉以差
賑江南功方復命陞吏科都給事中甫命下亦爲南京
禮部主事湯顯祖等所劾請病去癸巳大計以不謹斥
則世所指八狗三羊中之一人也一時吏科之見輕如
此

王聚洲給事

滇人王聚洲

元翰

以庶常授工科給事素著才名慷慨

論事物情甚嚮之忽爲鄭御史環樞

芳

所劾專指其篋

篋穢狀滿紙王不待處分竟歸而鄧給事史御史輩曹

起代爲之辨鄭被攻無完膚同堂至有絕之不與往還

入朝進署無復酬對者初甚疑駭何以一青瑣去留舉

朝爲之震動繼知其故則鄭疏太戇不識時趨自致之

也初楊止菴少宰署銓久卒於位繼之者當爲南大司

馬孫月峰

鑑

浙人也其甲戌掄元出沈四明本房固已

爲時所忌孫又每對人姍笑建言及講學諸君子謂當

盡束高閣又與李淮撫

修吾

書亦如之時任留樞又與

同事六卿得時譽者相左高閣之語因而傳播諸君子皆欲剗刃其腹而故太宰孫富平在林下年已八十向故與浙人沈繼山爭訐並罷者謂非起秦孫無以壓浙孫又慮上英斷若並推則浙孫或僥得之王遂上書閣部歷數月峰罪狀盡抹其生平選郎爲毛肖寰一公亦浙人也因以惡聲劫之吏部不得持遂除浙孫名而富平再登銓席矣然則王果橐金如山猶當十世宥之況諸救疏皆保其清操云遠勝楊震耶○孫月峰沈繼山兩公以同歲生最相善俱無嗣孫富平初與沈亦厚尋

以丁芍原

此呂

事相仇富平亦無子三先生皆名臣無

後又沈與鄧定字

以讚

支千八字俱同鄧以辛未會元

鼎甲遲沈一科官少宰

先十年卒沈官至御史大夫後十年卒然鄧亦無子亦異矣

喬給事

鄉會座師皆爲恩地而本房尤重本房又以會試爲重此情也亦理也近年有喬給事名允者河南寧陵人戊子鄉試則大主考爲山西澤州張元冲養蒙時以諫垣典試次年己丑會試則出分考吏科都給事陳與郊之門陳浙人也陳與張爭爲考官又爭爲吏垣其矛盾有素矣後陳給事陞太常罷去張至少司農復爲御史許

聞造連疏攻擊許爲陳給事同邑人司農愈疑此舉出
陳指授恨遂入骨比張歿於里其家求喬給事爲行狀
時喬亦以言事罷歸作狀醜詆會試房師不遺餘力時
陳給事尙無恙也蓋二公品譽原不同張雖捐館正爲
物情所皈依故任意描寫乃爾喬或者自謂董狐直筆
然鄉會座師低昂至此律之門牆之誼似尙未安況喬
之得庶常又皆出陳之薦引乎

羅給事

辛卯九月閣中請建儲時首揆申吳門以被言在寓新
安山陰再具揭催請仍以申名冠其前上怒甚申復具

揭明其不與聞閣中特以故事列名耳兼有早定大定
等語揭上發下傳至科中羅匡湖大統以禮科給事守
科上疏糾之尋工部主事岳元聲具疏將上而武英殿
辨申書事序班黃正賓者徽人也見之欲附名時岳意
未決因并岳疏亦寢會進士洪文衡者亦徽人有疏蒙
黃竊得遂侵晨上之說者謂次揆新安公實使之以黃
爲同邑人也而實不然黃下獄訊治而羅斥歸矣羅清
望素著與鄉同年同邑鄒南皋元標爲講學石交其議
論如出一口羅歸二十餘年而吳門公歿于里中其家
求鄒爲立傳申爲鄒丁丑會試大座師常劾江陵廷杖

時申爲營護甚力其特拜吏科與選入吏部申力居多
素懷知己之感因許爲作傳已脫稿寄吳中矣羅聞之
大怒鄒初亦尙以夙誼爲詞羅至欲具揭告海內鄒不
獲已篋其草并囑申氏勿刻事乃得已羅久爲人士宗
仰與鄒相甲乙此舉不無稍徧後文定傳遂出郭相奎
子章大司馬筆雖羅同里相厚然以其前輩不能遏矣

蝦蟆給事

先人門士湯義仍顯祖論政府而及給事胡似山汝寧

曰除參論饒伸之外不過一蝦蟆給事而已饒號豫章
爲比部郎曾抗疏詆太倉而胡以言官糾之會亢旱禱

雨禁屠宰胡上章請禁捕黿可以感召上蒼故湯有此
語余後叩湯曰公疏固佳其如此言諛近於虐湯笑曰
吾亦欲爲此君圖不朽與南宋鵝鴨諫議屬對親切耳
三君俱江西人而胡與饒更同郡

科道對偶

丁丑江陵奪情公疏保留者在言官則吏科都給事中
陳三謨御史曾士楚爲首曾爲廣東之南海人時粵中
新羅大盜曾一本之亂民生疾首其鄉人惡曾之諂卽
號士楚爲曾一本蓋以前疏爲戲正與科中陳可作的
對也未幾曾出按江南時吳人王荆石相公以侍郎家

居力沮江陵奪情忤意以省親告歸里趙定宇吳復菴
二太史皆江陵辛未門生首出疏促其奔喪俱切齒仇
也蓋欲曾踪跡三人居鄉狀以法中之曾旣欺前疏之
悞且以三君子無事端可摭拾遂托病歸江陵敗後自
簡見及遂以三謨一本作確對並入彈章亦同得旨並
斥曾坐此一事終身不復振人亦惜之而終無詞可解
也舉事之不可不慎如此

言官迴避父兄

故事父兄現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爲科道言事官
者俱改任別衙門照例循資外補然宏正以前俱改授

行人此後夤緣恩寵遂改翰林編撰等史官識者不以爲然至嘉靖初給事中席春迴避兄禮部尚書席書得改檢討未幾以武宗實錄成敘勞外陞僉事春謂首揆費宏作意抑之訐奏於朝張璁桂萼亦連名抗疏助春劾宏上心知宏所執不謬因三臣皆大禮貴佞曲爲調停改陞席春修撰給事中鄭一鵬言先朝大臣子弟爲臺諫止改行人其躡冒詞林乃近年倖竇書何不援往年成例而逞私恣訐乎席與張桂俱無以難也未久春仍外補僉事去此後人知自愛求改詞臣者漸衰止矣今上初元禮部尚書陸樹聲從田間起其弟樹德爲禮

科都給事當避得改陞尙寶卿時科俸已深次當內轉
不以爲過也若近年壬寅御史趙標避父南光祿卿欽
湯雖其俸尙淺止及五六年且在臺中有聲乙巳年御
史徐元正避兄應天尹申則俸僅考滿俱得陞尙寶少
卿則借題速化愈於改詞林遠矣惟前此壬辰年南給
事沈之唵避兄侍郎節甫改禮部主事人以爲得體云

野獲編卷十九終

野獲編卷二十目錄

言事

章楓山封事

王虎谷封事

王思再諫

抗疏中輟

一人先忠後佞

又先佞後忠

佞倖建言可採

陸澄六辨

疏語不倫

郭希顏論廟制

武弁建言太躡

詹李二諫官

三御史爭壽宮

張寰應工部

言官一言之失

禁嫖賭飲酒

京職

通政司官

章奏異名

門下省

見朝辭朝

小九卿

周寧字少卿

中書行人

京官肩輿

楊學錄孝行

欽天太醫官

歷法

俗忌

華夷百刻之異

歷學

頒歷

渾天儀

改造漏刻

釐正歷法

日圭同異

鄭世子論歲差

日食訛謬

甲午節候之奇

居第吉凶

馬州兩附

野獲編卷二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言事

章楓山封事

成化三年十二月翰林編修章楓山懋因內閣出小揭

帖傳與學士吳節等諸詞臣分作燈詞章約同官莊梟

黃仲昭上疏力諫憲宗大怒三臣俱廷杖遠貶當世高

之余謂太平盛世元夕張燈不爲過侈時英宗服制久

闕孝莊孝穆兩太后並以天下養上元勝節亦宜上觴

爲壽且翰林職在詞章宋時歐蘇諸公爲學士時歲時

撰進亦不以此貶望也此等諫諍與程伊川諫折柳何異欲以感動上聽不亦難乎此後李孜省鄧常恩僧繼曉輩左道競進皆無如之何矣

王虎谷封事

宏治初王虎谷

雲鳳

爲祠祭郎中以太監李廣交結壽

寧侯表裏爲奸特疏請斬廣以謝宗廟廣恨之用他事出爲陝州知州直聲振天下用此馴至通顯兩爲提學以張綵薦召入爲國子祭酒時正德初年劉瑾用事虎谷上疏請以瑾所行新法刻板頒行永著爲令又請瑾臨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此載之武宗實錄中者一虎

谷耳何慷慨於昔而媚諂於今耶豈以孝宗優容可博直聲瑾燄可畏名位爲重且報張西麓薦引恩耶弇州公謂爲未必然然魏元忠力排二張幾死晚受則天后遺詔百戶實封涕泗不休想年衰氣索非真鐵漢不能持久耳虎谷以諛瑾破論改通政歸又以書抵首揆楊石淙責其不能召還給事中王昂且引李文達沮抑羅一峰岳蒙泉爲喻得不爲楊所笑未幾又起僉都御史撫宣府被劾歸

王思再諫

編修王思江西泰和人先於正德九年武宗以狎猛獸

被傷不能出思上疏極諫坐貶廣東三河驛丞時以庶常授官甫踰月耳比復故官值大禮議起思奮起力諍受杖闕下不勝創遂死獄中今建言之臣一承謫貶便自名氣節比還朝聲勢赫奕坐要顯宦孰肯再蹈不測之淵哉若思之百折不回以身殉國真無媿王文端曾孫後來繼起直臣惟容城楊忠愍可以媲美○文端名直宣英朝名臣亦起家庶常

抗疏中輟

正德初林見素俊起家撫蜀上疏自言在林居時欲劾劉瑾疏具而無人能寫與御史陳茂烈對泣而止今至

四川方能續成前疏上奏時瑾已正法復上疏稱慶今
上十一年周二魯宏論疏論少卿李植等亦云當張居
止擅權時曾具疏將劾之爲父苦禁而止二公皆名士
正人所言必不妄但權奸已敗卽往事果真亦當忘言
此等追敘似乎蛇足○宏治間楊少宰守陳亦云曾有
疏請復建文位號及景帝本史尊號未及上

一人先忠後佞

豐坊先爲主事值大禮議起欲考獻皇同衙門有公本
爭之坊附名得旨同衆廷杖降調及後考察以通州同
知罷官家居又上疏請宗獻王入太廟自謂當時迫於

父學士熙嚴命不敢違非本意也其時又有主事陸澄亦以大禮抗疏異議請告歸及見張桂大用又疏誦張桂之功謂得之業師王守仁而始悟前說之非二人富貴熏心改口逢世又諉其責於父師真悖逆之尤然其後皆不振先是孝宗朝王雲鳳以禮部郎中劾太監李廣直聲震天下久不賜環用張綵薦召官祭酒因感其恩請刻劉瑾新法頒學宮詔天下永守而張綵者先爲吏部員外諫孝宗不當召還故璫汪直梁芳迕時棗官及劉瑾擅權用舊好起之綵感知已效死力驟拜太宰不免論死此兩人先以迕中官廢後以附中官用所得

幾何而生平掃地矣故古人以晚節爲難○劉瑾未敗時祭酒王雲鳳建議以監生多至二千二百人廩餼不給宜令放回依親俟一年後行取但留歲貢二百人自備薪米肄業坐監者歲以一千二百爲限疏上甫行而瑾敗於是監生大譁謂此皆瑾私意且自備薪米非養賢體況雲貴遠方亦令放回人情不堪宜仍舊制歲以三千人爲常詔可之蓋王虎谷第知迎逆瑾博節省之名不憚變易祖制如此乃爲監生輩直抉其隱情又何顏更擁皋比以臨多士尙得改南通政以去亦云幸矣按成均二千餘人較之今日誠云濟濟然擬宋世太學

則寂寥已極天子育才之地不能還太祖盛事而惟議
廢倒是誠何心先是虎谷督學陝西以酷法笞生徒多
有死者故劉瑾大愛之至是又疏請瑾親蒞太學如魚
朝恩故事而瑾不從是閣尹之識猶高於大司成也

又先佞後忠

劉瑾盛時吏科都給事李憲者瑾同鄉人也素附麗之
任以角距因凌忽同列時稱爲六科都給事又阿瑾意
新入科者皆試職一年如御史例且疏詆謝遷馬文升
諸賢臣爲奸逆至奪誥命諸重譴皆行其疏也每置金
袖中故遺於地曰此劉公見餉者瑾敗爲公論所棄乃

上疏劾瑾不法八事瑾在獄中嘻歎曰如李憲者亦糾我乎旣而憲亦奪職歸近年御史楊四知亦久爲江陵客江陵歿後攻擊四起乃抗章力詆故相其辭較諸言官更峻一時亦嘉其讜言後官大理少卿向日蹤跡漸爲人覺給事王希泉德完直發往時與朱璉等交結狀亦以大計不謹坐廢與憲正相類

佞倖建言可採

世宗朝朱隆禧與顧可學盛端明等俱以甲科廢罷左道干上寵俱致位貴顯縉紳羞稱之然其人亦自有間顧最爲無恥在京居間干謁揚揚得意盛則閉門棘藥

不干外事若朱本加銜里居未嘗入都也初朱爲兵科都給事中時三邊總督劉天和建議以固原爲套虜深入之衝而西路紅寺堡舊邊至黃河六百餘里地遠難以保障欲移進鳴沙州築新邊百二十里守之事下兵科隆禱覆奏謂河套本中國地自余子俊築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據寧夏與山後虜爲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剗爲新關而賀蘭山爲虜據二鎮至今受患今天和不思議新邊旣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虜中使延寧二鎮俱在邊外我退一步虜進一步非所以爲國長慮也上是其言乃薄責

天和而止此疏深洞邊情使當時從天和議則大虜深入不待曾銑在事時矣此嘉靖丁酉事也至次年戊戌武定侯郭勛請復各處鎮守分守內臣并委之取礦以資國用上乃命且着雲貴兩廣閩蜀楚浙江西大同各用一人隆禱又力爭之謂皇上詔革內臣中外稱快今復鎮守取礦贖貨殃民天下洶洶臣不能計其所終上又是其言未幾命罷之此疏關係尤大其功豈在張孚敬之下徒以晚途失計不耐林居之寂至以房室穢褻取寵邀榮可恨可惜然寇忠愍何如功烈末年尙有朱能天書一事若隆禱者在諫垣故自足稱今一槩抹殺

亦是大苛

陸澄六辨

刑部主事陸澄王文成高足弟子世宗初文成封伯宰
執忌之御史程啟光給事毛玉等承風旨劾文成學術
之邪澄上疏爲六辨以折之文成作書止之謂彼議論
非有所私本出先儒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
鑿空杜撰宜其非笑其他語氣甚平澄又疏詆考輿獻
之非投劾歸赴補得禮部時張桂新用事復疏頌璉萼
正論云以其事實之師王守仁謂父子天倫不可奪禮
臣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言未必非恨初議之不經而憚

悔無及疏下吏部尚書桂萼謂澄事君不欺宜聽自新
上優詔褒答未幾明倫大典成中載澄初疏甚詳上大
怒責其悖逆奸巧謫廣東高州府通判旋陞廣東僉事
尚以頌禮得超擢云文成之附大禮不可知然其高弟
如方獻夫席書霍韜黃綰輩皆大禮貴人文成無一言
非之意澄言亦不妄

疏語不倫

世宗末年諱言儲嗣楊容城疏論分宜而引裕景二王
爲辭上震怒因置極典終以不免郭豐城繼之以釣奇
遂出安儲一疏中有慰諭二王之語時上怒更非常竟

行江西論斬不必再獻且傳首天下最後則海瓊山指斥上過失語太峻亦坐絞會世宗上賓得出穆宗在御言者亦時羅譴謫甚至廷杖終未有論死者雖上寬仁亦告君之得體也穆宗升遐之冬御史胡孝者請放宮人疏末乃云唐高不君則天爲虐馮璫見而切齒云是何語言聞慈聖亦玉色不怡將處重典爲江陵公力救得編氓以去夫釋內人以光新政固是美事然亦恒事今上聖齡方十歲何至有先帝下陳更衣入侍之疑使在先朝誅死久矣言官雖處不諱之朝下語亦須裁審乃知古來諫臣見殺亦有時自取非盡不幸也

郭希顏論廟制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禮部集議廟建同堂異室之制於是庶子江汝璧贊善郭希顏各獻議江陵用朱熹三昭三穆列前成祖睿宗翼乎左右郭之議乃欲列太廟居中祀太祖世室居左祀成祖而虛其右以立四親廟四親爲皇高祖皇曾祖皇祖考皇考所以明未有無父之國而二宗不在四親之列則姪不祀伯弟不祀兄故也孝宗宜廟於成祖之右武宗宜廟於昔祀皇祖之宮或祀或祧以待他日蓋明導上以棄統孝武二宗也其說甚悖其心甚險禮臣駁之言官劾之上命宥之至二十

八年己酉孝烈皇后大祥議祔未定時希顏已貶兩浙
運副又申前說謂同堂一日則弗安一日況九室各已
有主五世又不忍祧將來孝烈不識祔於何所時上未
有意祧仁宗而希顏窺見上旨篤念孝烈必欲先祔而
宏正兩朝又上所簡薄因妄意逢君必欲於孝武二廟
中祧其一猶前不祀伯不祀兄之議也上責其牽引謬
論瀆擾仍貫其罪至三十九年則郭已罷官久居家無
聊恨首揆分宜公乃其鄉人不爲援密布流言於京師
云嵩欲害裕王爲景王地而身釣奇以取大功乃疏請
安儲而以建帝爲名欲令上召二王及相嵩面諭以安

之且請二王分封留京內外各守永無猜防上怒甚摘
疏中建帝立儲四字且謂不忠不義之民皆以君相久
位不睹新政不攻君卽攻相爲言蓋入嵩先譖也法司
坐以大逆不道妖言惑衆律上命巡按官卽家斬首傳
示天下是年十月忽傳諭嵩等命所司具禮遣景王之
國於是中外人情始曉然知上意蓋雖殺希顏之身實
陰用其言矣郭之初意在擠嵩而自求富貴本非爲宗
社起見況頻議廟制揣摩迎合旣不得售再出此險計
一旦誅死天下不以爲冤其後裕邸龍飛追卹死事諸
臣以赴市者爲首杖死及斃獄者次之戍歿者又次之

聖系 卷二十一
於是希顏同楊繼盛等僅四人置第一等贈翰林學士賜祭葬及廕甚備其他忠臣著聞如太僕卿楊最御史楊爵修撰楊慎學士豐熙中允羅洪先等褒進反出其下士論皆惜當軸之謬云

武弁建言太黷

嘉靖元年羽林衛指揮使劉永昌上言人臣之惡有六曰貪賊曰囑托曰私意曰苟延曰驕縱曰淫濫債事之綱有六曰欺君曰壞法曰悞國曰害人曰用舍不公曰刑罰不平大抵譏切時事而未段則申言太祖罷丞相立部院以分理世務太宗命史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

官止學士至後世加以師保於是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伏望皇上存內閣以遵太宗之制減事權以守太祖之訓再倣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更番入直以備顧問庶廣益聰明委任不至乏人其時張璪暴貴當國以宰相自處視六曹爲屬吏而桂萼新人又助璪爲惡故永昌痛疾之眞昌言也事雖不行而天下壯之至十年辛卯又上言武職立功之人故絕其姪孫以下俱許承襲兵部議復姪孫以下其祖父俱無功之人豈宜傳襲請行內外軍職凡立功之人故絕同時親子姪方許如律保送其他不許蓋其說已窒礙不可行矣又十

年爲庚子則上視朝漸簡永昌又疏皇上欽命東宮監國此盛德事何不可而大臣固爭之則上幸承天時監國亦非也且太子年富正宜歷試朝政惟皇上析羣疑思遠圖幸甚上始大怒下詔獄訊治永昌初疏本屬讜論至再至三黜而僭矣武人無識自命敢言遂添蛇足至此且介胄之士尤不當言及儲官昔岳飛請選立皇子宋高宗尙謂邊將不宜預此議況永昌么麼成長哉繼永昌上疏者卽羅洪先等三官寮僅請朝賀亦斥去矣○羽林衛向爲巡城科道踞爲朔望視事之所永昌至其日必自拉儕輩公座其中科道以其分內不敢爭

也後拜邊將至遊擊罷歸衛降同知始上監國疏蓋亦
啖名好奇人也

詹李二諫官

隆慶三年御史詹咫亭

仰庇

請覈內官監十字庫錢糧

爲內監所譖廷杖削籍五年戶科都給事李月濱以劾
太監崔敏亦杖一百爲民二人先後以彈治宦官得譴
天下高之今上辛巳李從謫籍起爲南吏部考功正郎
司大計用江陵旨謫斥異議諸臣如張新建相國趙南
渚司農俱在譴中李因得優擢後官至中丞以卒而令
名不終矣詹亦起廢至副院積資稍久欲得少宰缺謁

揆地鄉人韓廷尉珠泉國禎使道地韓適有公事必當
入署留語稍久比行尙枵腹時盛暑跨馬韓體素肥碩
到彼已中暍不能語鼻歸卽捐館韓諸子欲以其事訟
之朝有力勸者而止詹尋擢少司寇亦以彈章歸二公
同爲先朝諫臣以重名出山而建監乃爾非直於璫而
俟於朝也日暮途遠又有瓦注金注之別也

三御史爭壽官

萬歷初年吳門柄政用禮卿徐學謨議定壽官於大峪
山其時卽有形家謂其非吉地適御史江東之李植芋
可立以追論江陵馮璫得上眷驟拜卿寺因訟大峪所

定穴下有石引通政參議梁子琦等言爲證時吳門亦無成心特以學謨新締姻好慮累及主議者遂力主徐說上亦惑於兩造致兩動鑿與親閱又太倉新參亦至共排三御史遂皆謫去初上之出也吏科齊世臣夜讀雪心賦以備與子琦等面質且託疏保大峪山之吉又御史柯挺蹠上前厲聲云若大峪穴下有石臣敢以身當之時班行中多憎二君之諂也目齊爲保山給事柯爲石敢當御史

張寘應工部

戊申年考選諸公留滯闕下者三年矣忽得旨授官中

外歡呼新入言路者爭起建白而浙人喻養初

安性

者

授吏科給事抗疏彈司禮掌印大璫盧受有營繕郎中

張寰應

嘉言

者忽起擊喻謂其彈治中官實黨附山陰

首揆旨雖不下而喻旋以年例出爲廣東僉事矣喻疏
是非且不必言獨以數年待命一朝得請之言官論一
用事中貴亦可以悚動中外而旁觀之曹郎反糾給事
以快宦寺是何肺腸後辛亥京察張以不謹罷歸秦靈
虛

聚奎

比部疏救七人張亦預焉張官評不及知然此
舉則太出格矣

言官一言之失

臺省以白簡爲職然有百疏不嫌其瀆而片語失當遂爲終身累者如子所目覩則今上辛巳兵科給事費尙伊論南吏部尙書趙錦謂久歷仕途無一善狀江陵公其閣師又同楚人也或疑有所授意江陵聞之怒謂小子敢妄詆名夙立出爲僉事丁亥大計又謫至今未出趙爲先朝直臣幾死杖下其時清望滿朝端費新以庶常授官偶誤聽無成心也乙酉御史傅光宅論新任兵部尙書王遴時值上閱壽宮內臣索馬過多王不應限之傳疏之上人謂承望內官然傳入臺亦僅一月耳王爲郎時楊忠愍就法後以愛女妻其孤天下高之傳疏

遂見訾於世矣戊子則戶科給事陳尙象論禮部尙書
沈鯉謂其挾持二心故稽冊儲沈因力請去位沈方負
相望詞林後輩有忌其礙手捏造此謗陳不察而形之
彈章時論大譁陳亦以病乞歸雖再出而公評擯之已
丑則吏科給事李春開糾吏部郎趙南星建白謂其亂
政當斥實其垣長所嫉也一時名流如少師王汝訓輩
聚攻之迄不能留壬辰以外察原任去官四君者甫入
臺垣識力未定舉事偶謬望實頓輕真實可惜其他占
風望氣詈夷爲跖自棄名教者固不可勝數矣

禁嫖賭飲酒

京師五方所聚羣飲及博徒浪子理亦宜禁但有可笑
事如正統間順天大興知縣馬通所建白者真令人絕
倒謂京城有號風流漢子者專以嫖賭致錢充花酒費
宜令娼妓家不得有雙陸骨牌紙牌骰子道上有醉臥
者令火夫舉置舖內俟其醒而枷之章下法司議賭博
者運糧口外但枷示醉人非舊典不可行上允之夫醉
人囊三木固爲非法若挾邪之博具決不能禁亦不必
禁赤縣神君所見乃爾欲其肅清輦轂不亦難乎○近
年丙戌丁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者出榜禁殺牛引太
祖所定充軍律懸賞購人告發時九門回回人號滿刺

者專以殺牛爲業皆束手無生計遂羣聚四知之門俟其出劊刃焉四知惴甚命收其榜踰月始敢視事

京職

通政司官

通政爲大九卿之一然兩參議以讀本爲職皆選儀貌整而聲音洪者其選時以大璫同大臣泣之跪一香案前震喉疾呼間亦有不中選者且一轉參議須滿三考始一遷俱在本衙門卽加至尙書亦無出局者以故有志者俱不屑就或郎署爲堂官所開送多宛轉避之至有堂屬相詬詈者往時有倪光薦由瑣垣選入積官工

部尙書領司事司空朝班例居都察院之前時吾鄉趙

麟陽

錦

爲左都御史恚不肯出云我不能尾誕兒之後

政府爲請改加兵部尙書領西臺趙始視事○按六部
有子部都察院有十三道大理有左右寺丞惟通政無
屬聞之前輩博洽者如臨朐馮宗伯交河余宗伯輩云
六科乃通政司屬官以承內旨封駁故列署於內府以
後事權漸重僅有文移往還其文猶用呈字今則判然
不相關涉矣都給事在國初僅正八品左右從八散乃
正九品耳○相傳通參選中後例於涖選大璫投刺稱
門生其說舊矣今上初年言官舉以入疏以爲仕紳恥

陋之證時銀臺之長爲倪光薦加秩已高力辨其無是事倪入通政已久莫知其有無也

章奏異名

今本章名色爲公事則曰題本爲他事則曰奏本收本之處在內則曰會極門在外則爲通政司凡投通政者不盡得上聞其或事體窒礙或情節矯誣者一切駁回但存案備照以故近年棍徒以開礦抽稅請者必借託一在京武弁爲疏首竟於會極門上疏則非封駁之司不得問矣此最爲弊藪而無如之何前此正德朝逆瑾時則有白紅二本入御前者名白本送瑾所者曰紅本

蓋以紙色分別逼上無君乃至此世宗晚年西宮奉道凡內外朝臣封事直達大內者名爲前朝本他方士輩進藥餌進秘法以及齋醮諸鄙褻事皆不復經由士人之手竟從宦寺宮人傳至御前以其西苑出入名爲後朝本此直至隆慶初年始絕云○今各本章曾經主上御筆批硃者亦名紅本以別於留中不下者

門下省

唐宋三省之制本朝不復行然其職掌自在如中書省爲政本則閣臣操其大柄而仍留舍人之名但降四品爲七品以司誥敕之事尙書省雖不設令與僕射而列

曹如故但陞三品爲二品而事寄較重以分中書之權若通政司則全是門下省其長官有使有左右通政左右參議卽侍中與散騎常侍諫議大夫之職其屬給事中四人今特分六科增至五十員以封駁兼補闕拾遺之責視前代獨加重焉但六科今自爲內府清華之選不復肯屬通政而左右參議又以讀本故必絲遴選而授班行厭薄之不肯就鸞臺重地積輕已非一日竊謂鴻臚旣司引奏吐納殿廷何不卽以讀本屬之或以章奏非其攸司則以鴻臚堂官久次者改充庶彼旣樂就而清流無避事之嫌似亦可行

見朝辭朝

故事以公事到京者至則陛見去則陛辭傳之邸報書曰見朝辭朝其來久矣壬子年有河南人安世鳳者登癸未進士官郎署謫府判以察典罷歸其人素爲士林不齒居鄉尤多穢迹偶與同里縉紳不咸遂臚其陰事至都訐之其實皆誣也通政司知其仇口不爲上因欲擊登聞有與相識者勸止之始歸其入京則赴鴻臚寺報名稱原任主事某公務到見朝行則曰公務畢辭朝抄傳四方竟不曉所謂公務者何務也言路亦若罔聞無一言糾及之亦異矣○是年有江南巡撫徐檢吾民

式以蘇松縉紳田產過多定役與齊民等故相申少師亦僉白糧解戶數名惟常鎮以理學之鄉優免如故事徐乃申庚辰榜門人也申恚不能堪欲身自著役北上或問公果行上必怪問舊弼何以出山申答曰我竟報名云原任大學士某人解糧到見朝又安能難我此一時憤激之言而其子罔卿孝廉輩亦勸止之終不成行然其事可笑幾與中州公務作對矣

小九卿

本朝以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不必言矣但小九卿其說不一或云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

以左右春坊是爲小九列衙門或云詹事春坊爲東官
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尙寶鴻臚欽天足之或云鴻
臚僅司傳宣非復漢晉大鴻臚之職欽天僅掌占候亦
非秦漢太史令之職且皆雜流世業所窟穴祇可與太
醫院上林苑等耳衆說紛紛莫有定論卽有公事會議
奉旨有大小九卿公同之諭亦竟不知何屬也近問之
侍從諸公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
林尙寶定爲小九卿不知始自何時○大理爲九棘之
一詹事雖詞臣華貫終不得比向來居大廷尉之次自
申吳門爲詹長竟於朝班立大理卿之上自是遂爲故

事然二官皆正三品也又翰林侍讀雖六品亦班光祿

少卿五品之上吾鄉沈繼山

思孝

以建言起是官遂超

侍讀而上之時有兩侍讀爲劉復齋

元震

劉和字

虞夔

不敢與爭他人繼之則如故矣此以強弱致異同非成規也

周寧字少卿

辛未進士周寧字

應中

浙之會稽人幼孤貧客京師爲

針工以其暇爲舉子業輒工得以順天籍補諸生連登

辛未甲榜筮仕元氏令有聲調繁真定縣俸滿將擢去

時富平孫太宰新起田間受知江陵相公從廢籍驟轉

中丞撫真定等府周所治邑正其駐節地周故強項屢
以事忤孫孫積不能平摭其過入丁丑外計備察疏中
且臚列賊私以萬計上雖沖聖留意民生覽疏大怒遽
欲逮治賴江陵力救得止僅以計典不及調楚之崇陽
孫恚甚又中之楚按楚撫計下考劣陞崇府審理江陵
公痛惜之復於庚辰外計中議調得補故官又以他事
望誤去今上辛卯壬辰間薦章滿公車起爲河間府同
知陞山西僉事又坐事被調慰薦者又推轂之且云爲
江陵故相所仇以無罪屢廢周起而力辨云臣爲張居
正門生素稱相知且受其洗拔何嘗有隙臣死不敢誣

地下時趙南渚

世卿

爲大理卿亦其同年也因盛稱之

於公卿間謂其不肯昧心趨時卽此一專不忝古人因起故官於湖廣入爲光祿少卿侵尋開府矣丁未考察楚中按臣復白簡污之竟以原官調用時趙南渚爲大司徒負重望方爲西北諸君子所側目且恐浙人柄用以故決意去之又逾年己酉則富平再出秉銓凡爲所擯者世方指爲跼蹐無一人敢齒及之矣周在林下至今健飯如少年家無一塵敝衣徒步其清白東南所無也聞其治劇更優恨不竟其用余嘗聞顧涇陽吏部稱周不容口惜顧尙家食不得明其事於朝云○周以丁

丑劣陞王官趙以庚辰疏譏時事亦轉楚府長史此則
政府旨也兩公受抑時張相當國故持論者并周事亦
坐江陵後來趙驟起至八座而周以銀青老蓋亦有數
趙同時又有王麟泉用汲亦以郎署疏忤江陵罷歸起

官至南司寇得請其清操與周趙埒而幹濟遜之近歿
於家得上諡恭質趙亦新逝未聞有議易名者蓋時局
所憎也○周家居十年矣其辛未同年尙有吳文臺摛

謙者癸未年已爲知府凡降三次至丙辰又以參議降

處聞今將謁補則年過八旬久矣又馬文所時可辛巳

年已爲貴州督學副使屢起屢躓丙辰亦大計鐫級今

里名錄 卷二十一 三
補貴州參議以去雖年僅七旬然去舊游之地已將四十年反以貶秩再至幾於令威歸來有城郭人民之感蓋才抱未展不能抑鬱邱園未必宦味之濃也

中書行人

中書行人二官爲進士筮仕所拜有臺瑣之望最爲清秩今人竝稱中行其實迥異太祖旣革中書省自攬太阿而以省中諸節目寄之舍人故稱科而無堂官且衙門仍在內府後事權盡歸內閣特虛有鳳池之名然吳中李應禎以鄉舉選入文華殿者尙與給事中爭班次而楊文襄一清集中每稱予任西掖典外制時與某翰

林同官云云二事俱在成化初年其後爲一品大臣廕敘之官始漸輕矣至行人司不過禮部一末屬耳國初設無定員尙未入流最後始陞正八品始限員數因有非科甲不選非王命不行之語其貴之如此然衙門孤子而堂下有井甚甘以近闈閣中汲者無虛刻署中更無隸人可供役使者有一文士作一告示謔之云示仰鄰居擔水婦人不許擅登公座上纏足如違本官親咬三口至今傳以爲笑故事出使還者例納書一部以故京師蓄書自文淵閣之外卽推行人司與刑部提牢廳今爲盜者借者日月侵尋皆不足觀矣任子中書與進

士竝列其視科篆亦視資敘此爲僚友不必言若兩房辦事者則雜乙科明經冑監兩殿供事者又皆貲郎與儒士効勞而武英殿又有大璫提督考藝定高下見則叩頭尤爲猥下然皆中書科帶銜帶俸亦稱掌印者爲印君清流輩賤之每出差則特寫進士中書科以自別而諸納級與白身者以兩殿在禁中反呼甲科爲外中書亦可哂矣

京官肩輿

故事在京三品大臣始得坐轎以故光祿太僕卿之陸僉都御史雖甚雄劇然以從三轉正四故有臺轎謝恩

騎馬到任之語萬歷初年承世廟末年朝儀久曠之後
四品卿寺皆乘圖轎其下則兩人小輿相沿已久江陵
當國數年復修舊制以至留都亦奉行惟謹夷陵王少
宰篆江陵腹心也時以僉都領操江亦改而跨馬然其
子監生王之鼎者方卒業南雍以儒巾縫掖策馬出入
遇六曹卿貳俱不之避而卿貳欲得乃翁歡心各與揚
鞭舉手以講敵禮則怪甚矣比年上深居不視朝輦下
肩輿紛紜載道恐當復如初元時也

楊學錄孝行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海寧縣長

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
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識成章
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
且泣旣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旣嫁爲東陽人郭氏
妻生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永州求成
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於逆旅語次參問合所
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於東陽欲迎還不得因
留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京
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官以成章與珉孝
弟至行皆可嘉尙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勵風俗

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檄有司賞珉事在嘉靖十年余
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尋所生之
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遠覓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
求之

欽天太醫官

國初定欽天監官散官其長曰監令正儀大夫貳曰少
監分朔大夫其屬五官正司元大夫監丞靈臺郎五官
保章正平秩郎五官靈臺郎司正郎五官挈壺正靈臺
郎蓋因元之舊制各取所職命名以別清流今散官與
廷臣混然無別矣又宋制醫官階凡十四其長曰保安

等三大夫階止從六品以至保安郎故元則有保康保
宜等大夫階至從三品然皆階官也至本朝太醫院使
雖止正五品然而職官矣其勳及散官與文臣亦無異
矣其以用藥奏功者遞加至尙書侍郎至嘉靖許紳而
東官三師矣名器之濫前朝未有是宜釐正也

歷法

俗忌

今世忌正五九月不上官蓋中外俱遵行按佛家以此
三月爲善月說者云唐藩鎮到官設宴用牲畜無算以
爲宰殺傷和氣遂并蒞任亦停止至於婚葬諸事則尤

忌五月相戒不敢犯而朝家或不然然太祖以戊寅閏五月十七日葬孝陵則建文遜位英宗以壬戌五月十九日立皇后錢氏比上北狩還同幽南內者八年備極艱苦及享憲宗養僅四年而崩景帝以壬申五月二日立皇后杭氏旋以病崩未幾追廢蓋始終無一吉祥也宋哲宗以元祐七年納孟氏用五月十六日朝議皆云當忌不從終以廢斥蓋陰陽避忌之說固有之○按唐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以正月五月九月竝不得行刑所在公私俱斷屠殺又引殷帝去網齊王舍牛爲比至宋世官俸此三月必減去食羊錢亦用此意○太子

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上日十月晦日月皆終
不喜

華夷百刻之異

從來計日者以百刻然而每時八刻總計之則九十六
刻耳今漏刻中又增廿四刻分寄十二時中日初初刻
正初刻謂之小刻而所謂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
二正三正四則名八大刻合之乃一百二十刻矣然初
初正初二刻總計之雖廿四刻實分八大刻之餘則每
六刻只抵一大刻取義安在況制歷家疇算亦以子正
初刻爲本日之始以子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

初四刻爲先一日之夜其於晝夜晦明之義裒益牽合
殊乖百刻定儀惟利西泰談其國每日分爲二十四時
每時止四刻合之僅九十六刻以故所製自鳴鐘以子
正午正爲始午初子初爲終共傳二十四聲以了一日
其國廿四時卽中華十二時也蓋斟酌於華夷之間而
成者但終不知於古昔大撓所設乖合何如

歷學

中國歷法本不及外國之精密以故前元欽天監外又
有回回欽天監本朝亦設回回司天監有正儀大夫司
朔大夫司元大夫等官至洪武三十一年而廢之以其

教歸併之欽天但用彼國土板歷同算久之則法亦不
驗與中土無異矣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歷者遣戍造
歷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徵山林隱逸能通歷學
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近年因日食分數不相符督
責欽天但唯唯謝罪以世學歲久無他術爲解而士大
夫中如參政邢雲鷺輩俱精於天文刻有成書皆云勝
僧一行及郭守敬諸人矣然未曾用之推測也禁中大
璫輩又自有內靈臺專司星象其職任其學業大抵與
外庭髣髴皆土圭中糟粕耳自利瑪竇入都號精象數
而士人李之藻等皆授其業似當令兼領天文如先朝

儒臣童軒華湘等可也○欽天造歷每年六月內禮部先發歷樣兩直各府及各布政司依式翻刻毫無加損最合正朔大義而南北各省又有解京歷日以補京兆所不足非體甚矣此事最宜釐正○宣德間欽天監歷日共造五十萬九千餘本英宗登極省爲十一萬九千餘蓋減十之八云

頒歷

正朔之頒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於十一月初一日分賜百官頒行天下今又改十月初一是日御殿比於大朝會一切士民虎拜於廷者例俱得賜嘉靖二十

一年頒歷之辰國子諸生受歷不均爭於陛前喧競違禮上大怒至謫祭酒張袞官若外夷惟朝鮮國歲頒王歷一冊民歷百冊蓋以恭順特優之其他琉球占城雖朝貢外臣惟待其使者至闕賜以本年歷日而已宋嘉祐時各路登解舉子入朝班綴分錯每爲閣門使之累歎曰殿廷班列不可整齊者有三色謂舉人番人駱駝也則受歷監生又何責焉

渾天儀

今京師與隅逼城觀象臺之顛有渾天儀其質皆銅有四柱以龍承之懸儀於上製作精工銅亦古潤作紺色

旁另有一儀式小不及其半交道亦減又有玉衡如尺
又有銅毬象天圓體外列二十八宿上刻正統七年御
製銘余按此非本朝人所能辦意必故元舊物按宋沈
括存中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
時孔挺晁宗斛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
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中括監太史局受詔
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
物庫蓋宋世渾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固
蒙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
作今述之句知非創矣

改造漏刻

正統五年上巳御製渾天儀銘矣至十二年十一月欽
天監正彭德清又上言蒙欽造鑄銅儀驗得北京北極
出地度數太陽出入時刻與南京不同南京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
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
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
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晝
刻六十二各有長短差異今官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
舊式不可用上合內官監改造是時禁中官漏循用新

製不待言而次年春造已已歷樣蓋卽用其言頒式天下矣按十二時大刻九十六刻益以廿四小刻共爲百廿刻然小刻只抵四大刻故總謂之百刻冬夏二至晝夜均用之安得於聖朝正朔中妄自增加眞不祥之尤矣今通用歷日中冬至日出仍辰初初刻夏至日出仍寅正四刻竝不行彭德清所建白也德清隨英宗駕北征會勸王振駐師不從邸王監國廷臣劾德清不擇善地駐札以致乘輿失陷并黨王振匿天變不奏諸大罪未數日邸王命籍沒其家德清尋死於獄命戮其尸

釐正歷法

正統戊辰上從欽天監正彭德清之請改加冬夏二至晝夜各五十一刻頒次年歷時皆歎詫爲異事次年己巳上北狩景帝御宇天文生馬軾始倡議乞改歷日時刻如故事帝命禮臣會官議之禮臣以監正許惇等議上謂正統間彭德清於觀象臺測驗以北京較南京則北極高出地上三度南極低入地下三度冬至晝短三刻夏至晝長三刻奏准改入大統歷永爲遵守今軾起自軍匠不諳天象妄以己意求改所言不可行帝曰歷雖成於京師而太陽出入度數則當以四方之中爲準是以堯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測四方以定四時今京師

觀象臺在堯典幽都之地太陽出入度數難以憑準今
後造歷悉照洪武永樂舊式讀帝此旨評駁精確頓令
星官緘口然其時已將歲終先期十一月朔頒歷於天
下則景泰元年猶仍正統十四年之謬也其時彭德清
以王振黨擬斬瘐死獄中僂尸籍產矣而同事疇人猶
襲其說如此時胡忠安漢久位春卿亦附會執奏蓋以
身主其事不免護前遂非其如景帝聖明不可面欺何

日圭同異

世宗初登極欽天監官朱裕以日月交食分秒不合上
言洪武中漏刻博士元欽言歷法當隨時修改以合天

道時去元甚近已欲修明今歲差愈多本監觀象臺晷表分寸不一乃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今宜會舉理學大臣總理其事鑄立銅表考四時日中之影仍差歷官往河南南陽察舊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分立圭表於山東湖廣陝西大名以測四方之影庶合朔得真交食不謬上僅報聞寢不行也朱裕蓋以兩京地方俱居偏方不足標準欲立圭於四方此卽唐堯分命羲仲四人各宅之法也若南陽舊圭未審何代所立裕上疏時必有所據今已不可問矣然土中一說亦自難憑如文皇北征至口外長清塞上指北斗謂金幼孜曰至此

則已南望北斗蓋華夷地勢使然然漠外去京師不過數千里而天象已迥異如此近代商於日本占城呂宋佛郎機諸國者問以星斗河漢皆云躔度方向與中華毫無差別是數國者在閩廣東南不知幾萬里矣豈三垣九野驗於北而不驗於南歟抑南方卑下去天遠而北方地高與天體親切耶是未可臆斷○再閱朱裕疏內云觀象臺晷表與南京矛盾是卽正統間彭德清測景不同之說也未審其說確否至於南陽土圭惟嘉靖二年河南撫臣何天衢請祀周公疏中云登封縣有觀象測景二臺乃周公營洛邑時手建遺蹟其土圭表漏

尚存宜敕欽天官至彼考正制度尺寸以憑授歷然則
中原日圭又不在南陽矣總之歲久訛傳未足憑也

鄭世子論歲差

今上乙未鄭世子

載靖

造萬年歷上之其疏云洪武間

監正元統造大統歷以洪武甲子爲歷元上考下推無
消長之法時監副李德芳駁之謂不與經史相合宜用
許衡辛巳元歷太祖謂二歷俱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
度無差者爲是今取大統授時二歷相較考古則氣差
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或以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
大統不減失之後天今和會二家成歷書曰律歷會通

并歷以上禮官議亡元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
新歷其時已名爲萬年歷矣未幾授時歷成萬年歷遂
廢不行至於歲差之法上古無聞始於晉洛下閎唐虞
喜元許衡郭守敬始以六十六年差一度考古則每百
年減一推來則每百年加一法號精密大統歷至今用
之今如堦所云則弦朶已各差一日似未至此其議遂
格然嘉靖二年華湘掌欽天監時曾以歲差改歷爲請
謂堯時冬至距今四千年已差五十度自元至元改辛
巳歷至今二百四十三年已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
亦引洪武問元統言爲證則世子疏或未盡非也

日食訛謬

萬歷庚戌十一月朔壬寅日食初欽天奏稱日食七分有餘未正一刻初虧申初三刻食甚酉初初刻復圓春官正戈謙亨等又稱未正三刻初虧巳互異矣旣而兵部員外范守己駁之謂親驗日晷未正一刻不虧至正二正三正四刻俱然直至申初二刻始見西南略有虧形至申正二刻方甚且不止七分有餘蓋歷官前後俱誤也禮部因言自萬歷元年至今日食已十餘次其差或一二刻以至四刻前代加漢修改五次魏至隋修改十三次唐至五代周修改十六次宋修改十八次金至

元末修改三次本朝二百餘年未經修改豈能無訛今
范守己及按察使邢雲鷺精通歷學雲鷺有古今律歷
攷採詳密可照先朝給事樂漢主事華湘改光祿少
卿提督欽天監又檢討徐光啓員外李之藻俱究心歷
理以及大西洋歸化陪臣龐迪莪熊三拔等俱攜有彼
國歷法諸書乞照洪武十五年命翰林李翀吳伯宗靈
臺郎海達兒回回天師馬黑亦沙等譯修西域歷法事
例盡錄其書以補典籍之闕庶歷法詳明有光前代疏
上不報似此訛舛不急改訂歷律不知所終矣

甲午節候之奇

自古來歷家節候每月參差無有朔望日正值四序挨日排連者惟元朝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丑小寒此真古今未有後來亦無繼之者直至今上萬歷二十二年甲午歲節氣正月初一庚辰雨水二月初二辛亥春分三月初三辛巳穀雨四月初四壬子小滿五月初五壬午夏至六

月初六癸丑大暑七月初七癸未處暑八月初八癸丑
秋分九月初九甲申霜降十月初十甲寅小雪十一月
十一乙酉冬至十二月十二乙卯大寒前元則每月節
氣今上則每月中氣挨次接續無纖毫小爽又俱屬甲
午年恰恰共三百載不知天運至此適相值耶抑瓊璣
必然之數也歷代史氏紀天官之異者多矣未有巧合
一至此者

居第吉凶

馬湘蘭附

地理吉凶時亦有驗如余所知嚴分宜舊第已三度籍
沒矣其在東城大街者如石大人衙衙亦闐闐處英

宗時爲忠國公石亨賜第亨敗後無人敢居後咸寧侯
仇鸞得之仇勢張甚不下石氏其身後正法梟斬見籍
慘禍更甚於亨此第今爲鑄冶開爐之所其旁一大宅
卽石氏偏傍廳事亦宏敞過他第數倍今爲寧遠伯李
成梁賜第成梁罷鎮還京居之父子六人俱爲大帥皆
至一品貴盛震天下成梁老病死牖下長子如松戰歿
松胄子名世忠當襲爵而頑嚚無賴貲產蕩盡遂無人
肯保任之今惟正寢停乃祖靈柩十年不葬他屋悉質
於人屠酤器雜過者歎息信乎形家之說不誣又景帝
建大隆福寺壯麗甲京師有言其地不吉者帝命拆去

前門牌坊所謂天下第一叢林者并禁鐘鼓不鳴及天
順廢毀興隆永昌諸寺此寺雖幸存而香火寂寞廊院
蕭條至今不振○正德間教坊司改造前門有過之詫
曰異哉術士也此後當出玉帶數條聞者失笑未幾上
愛小優數人命闈之留於鐘鼓司俄以稱上意俱賞蟒
玉近年丁西南教坊馬四娘號湘蘭者年過五旬雖畜
妓十餘曹而門庭闕然愁窘無計有江右舒姓者憐之
爲改其門且曰不出百日當驟富適金華虞生者年甫
弱冠游南雍求見四娘重幣爲贄問其所屬意無一入
目者惟以婁豬爲請時馬謝客已久慚其諸妓固却之

野獲編

卷二十

言

未易

苦請不去姑留焉凡匝月酬以數千金馬氏復如盛時者又數年

野獲編卷二十終